

紅秋
葉山

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刊叢界世童兒

葉紅山秋

著源景趙

行發館書印務商

目次

大掃除	一
新衣節	四
插秧	五
戽水	八
大水災	一一
乘涼	一三
昆蟲音樂大會	一六
音樂會	二一
整理校園	二五

竹林和榆林·····	二八
鳥類和飛機·····	三〇
秋山紅葉·····	三一
慈母手中線·····	三七
雪戰·····	四一
勞苦功高的牛·····	四七

秋山紅葉

大掃除

學校裏要舉行大掃除，這件事在上星期大家便知道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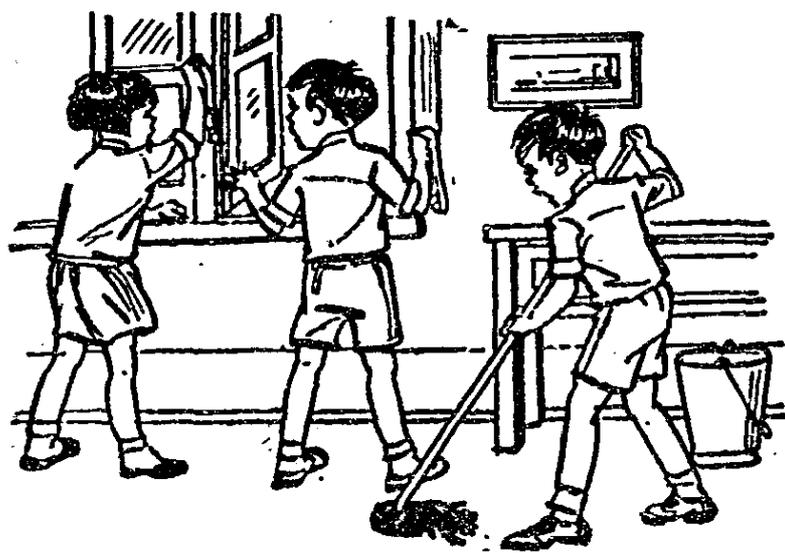
大掃除是每學期都舉行的。這學期定在五月初；因為現在天氣漸漸炎熱，傳染疾病的蚊蠅快要行兇；為預防起見，必須乘早。

我們六年級共有四十個人，分成八組，每組五個人。大掃除的時候，我們把所有課桌一齊搬出來，教室變成空的了。然後把地板細細掃了一下，用拖帚吸足了水，好好地拖。拖帚很重，大家拖了幾次，都覺得有些腰痠背痛。我想：「我們都是小孩子，正是精神蓬勃的時候，如果一些勞力的事不能幹，將來怎能為社會服務呢？」我一壁想，精神似乎奮發起來。



教室的門窗、板壁上有許多灰塵和污穢，我們用抹布蘸了水，小心地揩抹。最難的是揩玻璃，因為重又不好，輕又不好，重了吧，或致玻璃打碎，甚至把手弄得皮破血流；輕了吧，玻璃上的灰塵，依舊留在上面。據陳大文說：大都市裏的商店，統用大玻璃做櫥窗，每天都揩拭非常清潔。

黑板上的灰塵也不少，我們生怕粉筆灰吹到肺裏去，都掩了鼻子去揩。黑板用溼布揩了，很光亮。黃平生在黑板揩好後，又去寫上幾個難字，畫一個大頭的人；這種把戲原是他平日常玩的。不過今天大家都對他不滿意，一致糾正他。黃平生覺得不好意思，就趕快去拭掉，又對大家裝個怪臉，鞠躬作揖，藉此下場。陳大文是全級的思想家，他忍不住地說道：「輿論的制裁力量好大呀！我國社會上的人各顧自己，別人做了壞事，都不肯加以糾正，免得招怨；所以一般貪官、污吏、土豪、劣紳能夠橫行不法，妄作妄為。如果我們要復興中國，必須養成這



大 掃 除

種社會制裁的能力！」不消說，陳大文的一番話，博得大家的喝采。

突然，李老師叫我們去掃除大禮堂，大家的注意點更換，黃平生纔鬆了一口氣，否則，大家還要在他身上做文章呢。到了大禮堂，黃平生脫去了外衣，特別賣力，把所有長椽經心地揩抹。我們的思想家陳大文看見了，又大發議論道：「黃平生好！黃平生好！能夠糾正自己，能夠服從團體。」其餘同學聽了，都注意黃平生，黃平生越發用力揩抹！

「陳大文，黃平生簡直聽你的話，你真不愧爲思想家！」呂方達笑迷迷地對陳大文說。

「哪裏的話，這完全是羣衆的力量！」陳大文鄭重地說，每個字都有力量。

本來很容易使人疲勞的大掃除，不知怎樣，大家反覺得很有興趣；有幾位同學嘴裏還唱起歌來。原來不和陸的同學，到現在都互相幫助，好像同胞手足了。因此我想：只有用羣衆的力量，纔可以制裁個人；只有靠團體的生活，纔能消除人與人的隔閡和猜忌；只有從勞動裏，纔能享受人生真正的幸福。

經過一個上午的時間，各教室和大禮堂，以及操場、廁所等都掃除完畢了。無疑的，所有的灰塵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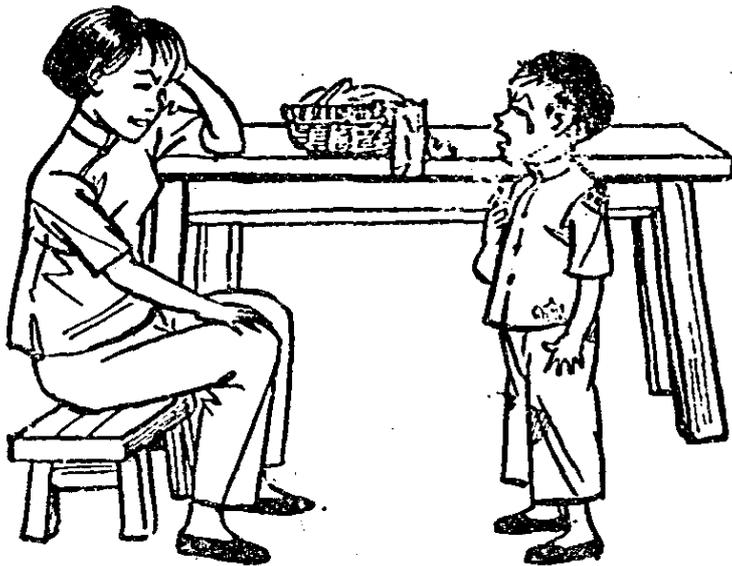
垃圾、病菌統被掃除個乾淨。我們的成功，反映出牠們的沒落。

大掃除成功，全校三百多位同學，個個都勞苦，個個都功高。

新衣節

王永是三山小學的學生。因為家境貧寒，終年沒有什麼新衣着。

四月四日是兒童節，學校裏舉行慶祝會，一般同學都換了新衣；王永卻依舊是平日的衣服，心裏覺得很不快活。晚上回家的時候，王永含着眼淚對媽媽說：「媽，今天是兒童節，同學們都有新衣着，我卻依舊是舊衣服！」說着，眼淚好像珍珠般簌簌地滾下來。



兒童節新衣節

抑制了辛酸，媽媽故意很滑稽地答道：「永，今天是什麼節？——兒童節？新衣節？」

「兒童節，媽！」王永張着淚汪汪的眼，向媽媽說。

「哦，兒童節還不打緊；如果是新衣節，那確非着新衣不可。」媽媽說了，突然咳嗽，用手帕揩眼睛；接着說道：「永，你看房內哪裏有煙，把眼睛燻得怪難受？」

插秧

下了幾天的好雨，田裏的水已很夠插秧了。

張順和張寶是兄弟倆，家住在長山腳下的張家村。父母雙全，一家幾口兒只靠種幾畝田苦苦過活。

不消說，鄉村五六月是最忙的時節，麥纔收了，接着又要插秧。靠天過活的張家村人們，眼巴巴地求天下雨，好使黃秧長大。今年總算運氣好，在恰當時候，連下了幾天好雨；全村的人高興得滿臉

都有光輝，簡直好像天上落下金玉珠寶一般。

帶着滿腔的喜悅，張順極早便起身，去約張寶一同插秧。張寶究竟年紀輕，貪睡些。張順拉了他好幾下，將有些醒，忽然又朝牀裏呼呼熟睡了。拉了又拉，張順有些掃興了，口裏咕道：「好像幾百年沒有睡過的樣兒，就是要睡，把秧插下去再來補睡也不遲呀！」

「今年麥的收成好，這幾天下雨，稻又大有希望，可以快活過年了！」張寶閉着眼忽然喃喃地說。

「太陽照到被窩裏了，別說夢話，快去插秧！」張順用力把張寶拉起來，張寶一面搓眼，一面還在溫舊夢。

匆忙地吃了些早餐，兄弟倆到田裏去。淡淡的太陽，照在有些水的田上，透露了無限的生意。從張順看來，這幾畝田裏，今年一定有很好的收成，幾年來想辦的事可以如願地辦了；着了好幾年的，一件藍布衫已經破了，今年要重做一件；鞋子早已頭通底落，今年要重買一雙；爹爹想吃些紅棗，媽媽想吃些蓮心，已經想了好幾年，今年總可買些孝敬孝敬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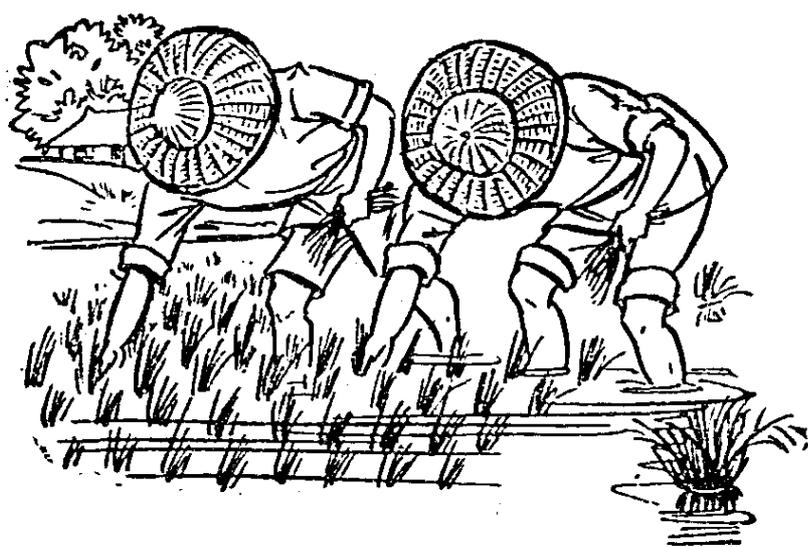
張順的腦子裏充滿了希望，到了田裏，特別有精神。他用着一股勁兒插秧，並且不斷地鼓勵張寶。張寶受了哥哥的鼓勵，也在想他所要實現的希望。

充滿着希望的兄弟倆，認真地插秧，一行，一行，一排，一排，在很短的時間裏已經插滿了一畝田。汗珠從他們的額上落下來，一滴一滴落到秧苗上。

「大哥，今年老天幫忙，秋收可以比去年好些，」張寶一面插秧，一面對張順說，希望大哥說幾句更令人高興的話。

「照目前這樣的風調雨順，秋收一定有希望。」寶，在田上多出一分力，將來定可多得一分收成。」張順歡樂地回答，帶着鼓勵的神情。

「是！不錯！多用一分力，多得一分收成！」張寶說。



兄弟倆努力插秧

兄弟倆用力地插秧，話也不多講。

靜默了許久，張寶忽然問張順道：「大哥，近來麥場市面怎樣？」

不知怎的，張順好像打了一個寒噤，面色灰白，不自然地答道：「不要提了！麥子被人廉價強購，運到國外去，麥子簡直賣不起錢！」

「唉……」張寶嘆息，「一場希望都落空！」

今年秋收，稻的市面或者可以好些，只要「不限價運到國外去。」張順安慰弟弟說。

「只要不限價運到國外去，……」張寶有氣無力地接應。

田上的秧越插越多，張順張寶兄弟倆默默地在工作，似乎再尋不出什麼話可說。

屙水

在一條小河邊，兩個農夫站在水車上用足了力在屙水。

天也作怪起來了，平民鄉整整的一個夏天竟沒下過一二場雨，而別的地方卻紛紛鬧着大水災。

俗話說得對：「稻怕秋旱，人怕老苦。」天不下雨，平民鄉最擔憂的當然是農人。他們都是刻苦耐勞誠實忠厚的好人，他們除掉靠自己的力量種田苦苦過活外，再也想不到什麼「生財大道」。孫阿大是平民鄉氣力最大的人。家裏原來種二十幾畝田，歷年災荒，田地逐漸押掉賣掉；便替東鄰張百萬做長工，在田裏幫做生活。張百萬因為孫阿大氣力大，性情又忠厚，工錢不計較，也就樂得用他。

張百萬的田地實在太多了，阿大雖是力大如牛，也照管不過。百萬怕田地荒了，收成減少，便添僱了一個忙工。

這忙工姓劉名叫順寶，人和阿大一樣地忠厚，家境也和阿大一樣地窮困；所以他倆相遇，竟和同胞弟兄一般地親愛了。

天不下雨，稻快乾壞了，張百萬吩咐阿大和順寶戽水；他倆在水車上談談說說，解解辛苦。順寶

揮着汗唱山歌道：

「山歌好唱口難開，櫻桃好喫樹難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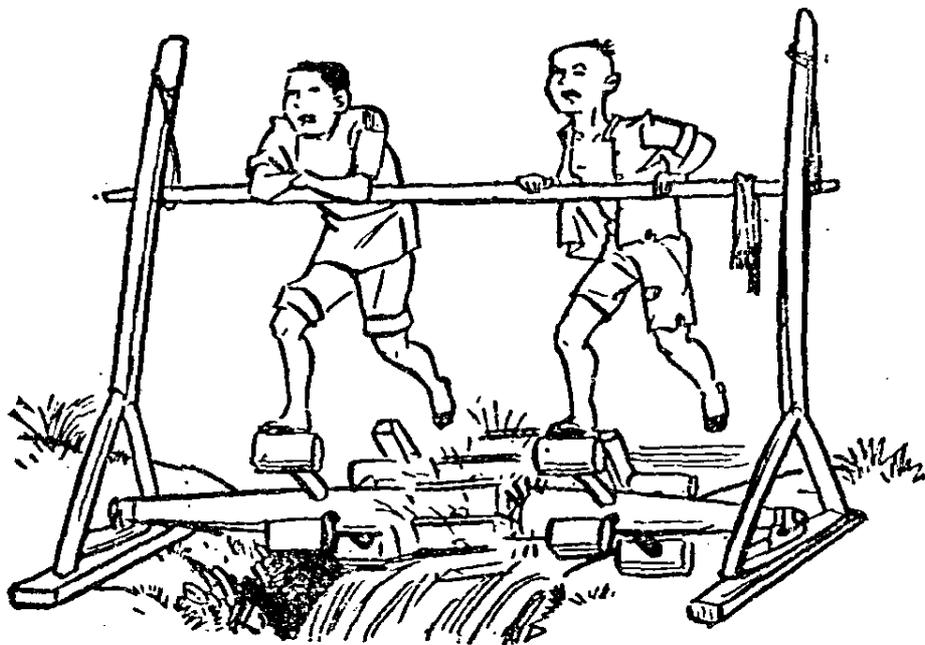
白米飯好喫田難種，鮮魚湯好喝網難擡。」

阿大聽了，拍着順寶的肩膀，喊道：「順寶哥，唱得好！」

「阿大哥，不要取笑了；我們都是在黃連樹下操琴，苦中作樂呀！」順寶回答，眼角有些發紅了。

順寶的不愉快，打動了阿大的心思。阿大畢竟剛強些，隨即換了一副勉強高興的樣子說道：「順寶哥，我也來唱一則，不中聽請勿見笑。」

「說鳳陽，話鳳陽，鳳陽原是好地方。
自從出了朱皇帝，十年倒有九年荒。」



一面水，一面唱歌。

大戶人家賣田地，小戶人家賣兒郎。

我家沒有兒郎賣，背了花鼓走街坊。」

阿大唱罷，看水車槓上忽有許多水點，疑心是下雨了，心上頓時歡喜；再看，順寶的眼淚正撲簌簌地落下。

大水災

又是一夜的大風雨，江裏的水突然增高了幾尺。江邊的堤好幾年沒有修理了，能否不潰決，住在江邊的人，簡直無從樂觀。他們唯一的希望，是天公趕快放晴，山洪不再暴發。

灰黑色的雲，佈滿了天空，天顯得分外的低；在江邊看去簡直是水連天，天連水，水天一色了。毛的細雨，或傾盆的大雨，同樣地使江邊的人發愁；一絲一滴的雨，就好像毒的藥水強灌在他們的嘴裏。他們除掉瞪着眼睛看天下雨，伸着耳朵聽天下雨，再加上些「又下雨了！」「真正要命！」「死

路一條」等悲歎話語而外，還能更有什麼表示呢？

江水由三十尺而四十尺，而五十尺；江邊的人民由希望而失望，而絕望。

靠江邊最近的，要算是朱佩生家了。佩生雖纔是十二歲的孩子，平日在放學回家後或假期裏，卻能幫助父母耕田和清理蘆灘了。

佩生喜歡看小說，他記得岳傳裏說岳飛小的時候，大水衝來，岳飛和他媽媽同坐在一個花缸裏，漂流了幾天，竟得救了。後來岳飛盡忠報國，抵抗金兵，雖爲奸臣秦檜所害，但已留芳百世。佩生心想自己平日崇拜岳飛，或許此番大水來了，也能坐在缸裏漂出去，以後轟轟烈烈做一番大事業。但是家裏沒有花缸，竈間裏只有一個小水缸，無論怎樣也坐不下去。繼而他又想，就是有一個大花缸也只能自己一人獨坐，就是媽媽能同坐，爸爸呢？弟弟妹妹呢？鄰人呢？親戚朋友呢？沿江邊的幾十百萬的人呢？越想人越多，不消說一個花缸不濟事，便是幾十百萬個花缸也不濟事。

最後的希望幻滅了，佩生悶悶不樂，和爹媽一樣。佩生的小弟弟和妹妹不知道大禍就在目前，鎮天鬧着要東西吃。唉！米桶空了好久，竈上冷了幾天，那裏還有東西可吃呢？

「倒不如快些決堤吧！」爸爸憤恨地說，臉上的青筋都顯露了。

「決堤不是要一齊淹死了嗎？」佩生懷疑爸爸的話，但又不敢問，因為爸爸在發怒。

「決堤了！」「決堤了！」屋外面一片的狂喊。江水衝來的聲音，好像萬馬奔騰。

「決堤嗎？不好了！不好了！佩生的媽，屋快衝倒了，怎樣是好呢？佩生，連生……」

乘涼

深藍色的天空裏，一絲雲也沒有，紅爐般的太陽盡量發揮它的威力。樹上的知了，不住地「喳」



！了堤決！了堤決

「噓」「噓」高叫。

敏兒午飯後，休息一回，然後洗浴換衣，拿了一把蒲扇到柳樹下乘涼。

這棵柳樹是敏兒的叔父所手植的，它雖植了纔十八年，比敏兒出世早六年；可是卻很高大，至少比敏兒高四五倍。叔父說植它的時候，僅是一條幾寸長的柳枝，不料現在竟綠葉成陰，給大家乘涼了。

敏兒從悶熱的屋子裏走到風涼的柳樹下，頓覺神清體爽，微風吹來，飄飄欲仙了。他近來正在大看小說，水滸傳、三國志演義更看得不忍放手。這種炎熱天氣，使他想到水滸傳上的「楊志押送金銀擔」和「吳用智取生辰綱」了。最使他難忘卻的是那挑酒漢子唱的歌：

「赤日炎炎似火燒，野田禾黍半枯焦。

農夫心內如湯煎，公子王孫把扇搖。」



涼風乘下樹柳在坐

敏兒哼了又哼，想起他叔父對這歌的解說。叔父對於世界上人們的貧富和苦樂不均，一向好發議論，他說這首詩很可以表現出這種不平的情形。敏兒想到這裏，揮了蒲扇，不由得慚愧起來；他又想起昨晚父親的話。父親天天看報，對於時事很熟悉。他說遭旱荒的地方，顆粒無收，成人和孩子吃樹皮吃草根，成千成萬的餓死。又遭大水災的地方，江水河水決堤，淹沒了不知多少萬人！

一股的辛酸，湧上心頭，敏兒不覺兩眼有些濕潤了。忽然他又添了一股勇氣，細想只有自己鍛鍊體格，努力讀書，將來為社會服務，參加革命，使一般窮苦的人都能快樂地生活。

希望鼓動了敏兒的雄心，蒲扇一揮，他覺得自己將來應做個諸葛亮。「三顧茅廬」「孔明借箭」「火燒赤壁」「七擒孟獲」……一幕一幕地在他的腦際開映了。敏兒想到：要救中國應該出個諸葛亮，而自己就是很好的預備員。「英雄造時勢，時勢造英雄」自己應該「當仁不讓」。

敏兒正想做諸葛亮，他又想：三戰呂布是多麼有趣，許褚赤膊戰馬超是多麼威武，常山趙子龍在長坂坡救阿斗是多麼利害。越想越高興，他不知不覺揮了蒲扇，「嘩呀呀」「嘩呀呀」地喊起來，亂舞亂跳，出了一身臭汗。一不當心，被柳樹撞痛了腿，他又遷怒樹柳，上前一抱，想學「魯智深倒

拔垂楊柳。」他究竟不是魯智深，柳樹動也不動，而兩手已酥軟，沒有氣力了。

敏兒乏力，又坐在柳樹下休息，忽然遠遠的空中飛來一隻飛機，軋軋的聲音不消說比他的「嘩呀呀」和知了的「喳喳喳」響幾千百倍。敏兒看見飛機，使他感覺用刀槍弓箭來打仗，已是過去了；單出一二個英雄如諸葛亮或劉備，也於事無大補。

這時，火球樣的太陽已經快被西山遮住，滿天燦爛的雲霞，好像血一般紅。田裏的農夫揮着汗在戽水，一聲聲的山歌表示他們的辛苦和偉大。

昆蟲音樂大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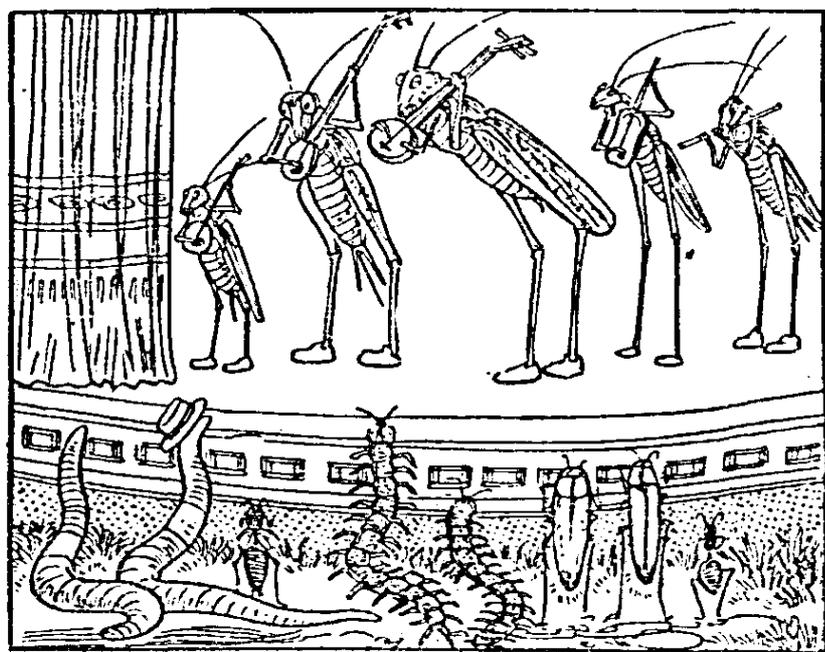
火樣熱的太陽早已下山，微風吹拂着。天上擠滿着小星，不住地眨眼，好像預告明天的天氣，至少和今天一樣的熱。

白天躲在草裏、樹下、大石邊、或泥穴裏的昆蟲們，經過一天的忍耐，到現在涼爽的黃昏時分，再

也忍耐不住了。大家便集合了，開個音樂大會。

會場在小河邊柳樹下的草場上。八點鐘正式開會。演奏員在會前陸續到場。螽斯，札兒，紡織娘和叫哥哥，最先出席；蟀，蟋，油葫蘆和金鈴子是好朋友，也同時到來；來賓到的很多，螞蟻，蚯蚓，蜈蚣，螢火蟲，都全家大小，打扮得整整齊齊來參觀。

開會的時間快到了，來賓們都希望立刻開會，哪知音樂台上還空着一個主席座位。大家都互相詢問，纔知今晚的主席是知了，知了因為白天唱歌疲倦，在家休息。大家因為知了是老前輩，主席非他莫屬，便派了螢火蟲到樹上去邀請。不上五分鐘，螢火蟲回來了，說知了先生已經睡覺，不能出席，而且他不願在晚上奏樂。螽斯和蟋蟀等聽了，便商議了一回，共推紡織娘做主席。



昆蟲音樂大會

開會了，紡織娘站在台上對大眾「唧唧讓讓」地說道：「今天承蒙諸位光臨，我們非常榮幸。不過我們的技術很差，奏的樂不中聽，還請各位來賓原諒。」紡織娘說罷，大家拍手，都很注目他。原來紡織娘穿着一身綠色的衣服，身高一十七分左右，有兩根細而長的觸角。

台上的節目牌上寫着四個節目：第一節叫哥哥和札兒奏努力歌；第二節蟋蟀奏關山曲；第三節鑫斯和紡織娘合奏荒山探險調；第四節油葫蘆的琵琶和金鈴子的提琴合奏。

叫哥哥身長一吋三四分，著了綠衣服，有一對細長的觸角，鼓起前翅末端的發音器，奏努力歌；九分長鮮綠色的札兒「札札」地附和着。

接着，蟋蟀奏關山曲。大家一着蟋蟀體長只有五分半，黑色衣服，濃褐的觸角比身體長兩倍；只有前翅，後翅已經退化了。他摩擦了翅發出幽揚而悠長的聲音。

第三節是鑫斯和紡織娘的合奏。鑫斯長一吋四分，身穿綠色衣服，觸角長約一吋五分。他們奏的荒山探險調音韻抑揚動聽。全體靜默地領會，個個聽得出神。

鑫斯和紡織娘合奏的曲調，鼓動了全體來賓，和演奏員。一時議論紛紛，一片「急急急，」「札

札札，「瞿瞿瞿，」聲音籠罩了全會場。

主席紡織娘出來維持秩序，第四節油葫蘆的琵琶和金鈴子的提琴合奏。油葫蘆比蟋蟀稍微大些，全體光黑，似乎常常塗油的樣子；金鈴子又矮又小，只有二分三釐長，可是觸角卻有一寸五分內外。他倆先向來賓一鞠躬，然後鼓動了翅膀，作樂起來，一個「居居居！」一個「鈴鈴鈴！」長長短短，高高低低，或快或慢，或強或弱，抑揚頓挫，真正悅耳賞心。全體來賓一面傾耳而聽，一面用腳踏着拍子。螢火蟲也閃爍發光，表示得意。

合奏完畢，紡織娘又起立對來賓道謝，宣告散會。

散會後，螞蟻、蚯蚓和蜈蚣等分道回家。路上一個小螞蟻問大螞蟻道：「今晚的音樂會委實美滿啊。不過我懷疑爲什麼演奏的都是男的？」

大螞蟻說道：「凡是能奏樂的都是男的，女昆蟲是不會發聲的。」

「奇怪，奇怪，」小螞蟻接着說，「我還不明白，爲什麼他們奏樂時都鼓動翅膀呢？」

「哦，這是這樣的。凡是能發聲的昆蟲不外用四種方法：一種是用身體打擊外物而發聲，好像

一種穿孔蟲，和白蟻等；一種是用翅等摩擦發音，我們今晚所聽的音樂都是一種是振動音，例如蠅和蜂飛翔時翅膀振動所發的音；還有一種是爆發音，係由肛門裏放氣的聲音，好像行夜蟲遇了敵害時便放出黃色的臭氣，而成爆發音。總之，他們絕不像人類那樣拉直喉嚨，咿呀咿呀地叫或唱。」
大螞蟻詳細地說明。

「知了究竟是怎樣的呢？」小螞蟻又問。

「知了又叫做蟬，他的同族還有螻蛄寒蟬等多種。他們的幼蟲時期很長，要經十幾年，所以我們稱他爲老前輩。知了先生長約一寸五分內外，身體黑色而有光澤。腹面有發音器，他的聲音很大，不過知了太太仍不會發聲的，和螽斯及蟋蟀等一樣。」大螞蟻回答。

「人類常常說蚯蚓唱歌，有雨不多。爲什麼今天不請蚯蚓登台獻技呢？」一個小的蜈蚣從旁插嘴，表示他也喜歡研究。

「哈哈，錯了，蚯蚓都是啞吧呀！他哪裏會唱歌呢？——實在是蟋蟀的堂弟螻蛄所發的聲音，人類誤認是蚯蚓唱的罷了！」大螞蟻有趣地答覆。

「是的，今晚音樂會裏，蚯蚓公公始終沒開過口，或發過聲音，他只不住地屈伸身體。」小螞蟻說，得意地樣子。

「閣閣閣！」忽然來了一陣聲音，大螞蟻聽了，隨即教小螞蟻等躲起，不要被蛙或蟾蜍等所害。這時已是深夜了，音樂會場早已寂靜無聲。天上的北斗星橫掛着，河邊草裏只有一二隻螢火蟲在放微光，使整個大地不全爲黑暗所吞噬掉。

音樂會

夏季過去，天氣漸漸涼爽了；尤其是每天的早晨和晚上。

一天晚上，希明和他的弟弟懷明在柳樹下看月亮。圓圓的月亮發出潔白的光，照在希明和懷明身上，顯出兩個瘦而長的影子。柳樹的影子更大了，而且搖擺不停，因爲有風在吹着。

月亮太好了，希明的姊姊佩蘭，妹妹佩蕙也到柳樹下看月亮。四個人一同玩耍，更是有味。

忽然，從遠處傳來一陣清脆的歌聲，夾着簫和笛的聲音。希明聽了，不覺說道：「好聽的音樂！」

「哪家奏弄音樂？」妹妹佩蕙問。

「對河姓陳的人家……」希明回答。

「別講話，我們靜聽。」姊姊佩蘭說。

四個人靜聽了一會，都有些出神了。

懷明聽了，不覺手癢，也主張把自己的樂器拿出來玩奏。這個意見大家贊成，於是各人回去拿樂器。

希明拿了一面小銅鼓，懷明拿了一個喇叭，佩

蘭拿了一枝洞簫；妹妹不拿什麼樂器，卻捧了一個小娃娃，她說大家吹奏她來唱。
「瑟瑟瑟」「嘩大大」「噓利利」三個人合奏了。



大家開音樂會

他們奏的是什麼？

第一個曲子叫做：月光曲。

「月亮光光，照遍四方。」

爸爸出門，媽媽盼望。」

「月亮光光，照遍四方。」

爸爸出門，孩兒盼望。」

「月亮光光，爸爸回鄉。」

媽媽歡笑，孩兒吃糖。」

大家唱到「孩兒喫糖，」特別起勁，佩蕙妹妹的垂涎也掛下來了，引起大家的狂笑。

第二個曲子是：月夜打獵。

「一輪明月中天掛，勇敢獵人騎白馬。」

為民除害膽氣豪，不殺野獸不回家。」

這個曲子悲壯得多了，大家越唱越威武。希明的鼓也敲得越發地響，懷明的喇叭也吹得越發地高。

希明等吹奏了一回，便坐在草地上休息，這時遠處又傳來一種歌聲，聲調悲哀。大家細聽，是：

「金樽美酒千人血，玉盞佳肴萬姓膏。

燭淚落時民淚落，歌聲高處怨聲高。」

這首詩大家不大了解，恰巧叔父來了，他說道：「講到這首詩，須得講歷史。從前有一個國，政府腐敗萬分，官吏們貪贓枉法，任用親戚私人。他們用金的杯子喝極好的酒，這個酒不知是多少人民的心血造成的；他們用玉的盆子盛美味的菜，這個菜不知是多少人民的脂膏換來的。他們在晚上還燈燭輝煌，唱歌跳舞，唉，他們哪裏知道全國的人民已窮苦得不能過活，都在落淚發怨呢？到後來，竟亡國了。」叔父講到這裏，對着明月，連連嘆氣，似乎有無限的感傷。

大家都呆着。

「唉！從古到今，一切亡國滅種的慘史，月亮兒都看見過了。」叔父把話推開去。

「咦，空中哪裏來的水點？」叔父額上着了幾點露水，擡頭表示疑問。
「是月亮淌的眼淚吧？」佩蘭指着月亮說。
月亮依舊掛在天空，靜看着人間的一切。

整理校園

經了一個很長的暑假，校園已荒蕪得不成樣兒了。

園裏原來有好幾種花，美麗悅目，現在都零落凋謝；惹人厭惡的雜草卻長得蓬蓬勃勃，分外有精神。

黃老師在上常識課時，對各位同學說道：「校園已經荒蕪了，大家預備怎樣呢？」

「黃老師，我們整理校園。」異口同聲地回答。

「好，既然大家願意整理校園，我們就積極討論，努力實行吧！」黃老師很高興地說。

於是大家討論怎樣拔除雜草，怎樣選擇種子，怎樣澆水施肥和一切整理手續。

最後黃老師對大家說道：「凡事切忌空言。有許多人常常會而不議，議而不決，決而不行，行而不動。所以主主只惠導勸惠勺言論，而看不見滿意的行爲——不，有時候行爲和言論竟完全相反呢！」

在整理校園的時候，對於黃老師的教訓，我們特別牢記着。

全級同學四十五人，分成五組，每組九人。爲便於辦事起見，各組推舉一個組長。

第一步工作，是拔除雜草。這些雜草，名目很多，都奪去花卉的營養料生長，生長得很茂盛。黃老師說：「對於這些雜草，必須用革命的手段，澈底拔除，決不可姑息。如果對雜草姑息，便是對花卉殘忍了！」

一致動員，盛極一時的雜草，統統被連根拔起，橫倒在路邊了。在拔除的時候，有幾個同學還哼哼荷荷地唱道：「打倒雜草，打倒雜草！除害蟲，除害蟲！校園整理成功，校園整理成功！齊歡唱，齊歡唱！」

雜草拔除，就鬆土，種植。除掉原有的雞冠花，種的以菊花為最多；菊花的顏色和品種也各各不同。大家興致很好，齊唱二十四枝花，最動聽的是雞冠和菊花，因為正是秋天合時的花。

一十九枝花是雞冠，鮮紅如血色斑斑；不飛不叫，默立，好像沉機向敵看。

「二十一枝是菊花，百花零落獨留他。荒園開滿三千朵，秋色果然晚更佳。」

在整理的時候，大家不但很努力，而且能同心合作；組長們事事和組員討論，也決無專斷的現象。

費了三天功夫，校園整理好了，大家有說不盡的快樂！



大家整理校園

竹林和榆林

離城不到三五里，有個竹林。那有節的幹，「个」字樣的葉，充滿着生氣。在竹林的附近，有個榆林。這樹林全是一株株榆樹，長得整齊而美觀。

一天，有好多孩子到林子裏玩耍。有的攀到竹竿上，有的攀到樹幹上，有的在林子裏追逐，異常熱鬧。當時有個孩子似乎發見了什麼，喊道：「好一個留紀念的方法！」他用了一把小刀，在竹幹上刻着：

「王振中到此。」

其餘的孩子們，紛紛仿效。沒有小刀的，用瓦片，碎磚，玻璃屑和尖的東西，在竹幹上刻着種種字樣。

「李永常到此。」一個孩子依了王振中的樣刻。

「劉立三到此。」一個孩子加了新式符號。

「民國二十二年徐明達到此遊玩。」一個孩子更詳細地

刻寫。

「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三月……」一個最大的孩子刻了

許許多多字，表示他年紀最大，也最有才學。

孩子們紀念留好了，一窩蜂似地衝出竹林，從來的路回去了。

竹林裏被刻的竹，青的皮破了，露出白的顏色，大家痛苦呻吟着。

「你們真是不識擡舉，孩子們替你們繡上些花，刻上些字，是多末光榮有趣！」各株榆樹，帶了嫉忌的神態，向竹林質問。

「痛苦不到自己身上，的確不會覺得——唉，有時反以為快樂呢！」竹林發出一片歎息聲。



！法方的念紀留個一好

不到幾天，那許多孩子，又到林子裏玩耍。他們覺得還有在榆樹上留紀念的必要，於是，上次在竹林裏的玩意，又重演了一回。而且因為榆樹的皮上刻字較難，還用了勞作科裏的工具——刀子，鑿子和鏟子等等。

紀念留好了，孩子們回去了。榆林裏充滿着痛苦的呻吟聲。

「榆先生，今天光榮嗎？有趣嗎？」——唉，痛苦到了自己身上的，確是痛苦了！竹林帶了同情慰問着。

榆林又慚愧又懊悔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

鳥類和飛機

軋，軋，軋，一架飛機在一個森林上面飛過。森林裏的鳥類，從來沒有看見過飛機，都驚惶起來。小麻雀立刻請烏鴉、杜鵑、鶉鴉和喜鵲，開會商議。

小麻雀做主席，對大家說道：「諸位朋友，今天我們看見的大鳥，雖然他的名字不知道，不過牠的聲音這麼響，牠的身體那麼大，一定是個極兇猛的鳥，比鷺和鷹還要兇猛。」

烏鴉莊嚴地說道：「我們如果沒有方法防牠，大家的生命都不保！」

「不錯！不錯！」懶惰的鵓鵒附和着說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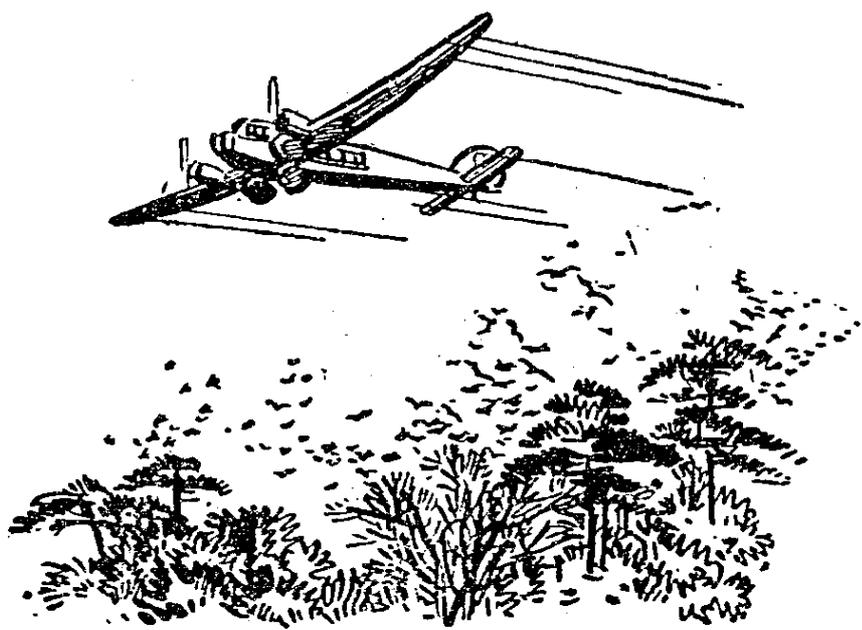
「我以為先去打聽，打聽明白，再商議防牠的方法。」聰明的喜鵲說。

喜鵲的意見，大家贊同，於是大家去打聽。

隔了三天，大家打聽回來。小麻雀又請大家來開會。

烏鴉第一個說道：「那怪東西，有的是兩個翅膀，有的是四個；牠的聲音比我的還響還難聽。」

杜鵑接着說道：「牠的脚是兩個輪盤，飛的時候，要



飛機從樹林上飛過，鳥類便驚惶起來。

先在地上跑一會纔能慢慢地上升；牠在天空裏能翻筋斗，尾部却時時放出黑煙來。」

鵝鵝第三個報告，他說：「這個怪鳥的窩是造在地上的，窩裏一顆蛋都沒有，窩外面却有兵看守着。」

喜鵲說道：「我知道那怪東西，叫做飛機，因為牠飛的時候，許多孩子伸長了頸喊道：『飛機來了！飛機來了！』並且我還知道，牠並不是鳥，實在是人造的一架機器，用了汽油飛行的，飛機上的人，我曾看見呢。」

大家報告完了，小麻雀說道：「各位打聽得都不錯。牠的確叫做飛機，人類用牠載客的，對於我們鳥類沒有什麼危險。」

「真的，講起牠的用處，除了載客，還可以用來打仗。前天飛過去的飛機，便是去投炸彈的，據說炸死人不少。」喜鵲得意地說。

秋山紅葉

秋深了，滿山的楓葉都變了顏色。——紅的顏色，血樣紅的顏色。

滿山都是紅葉，描繪出一幅「秋」的模樣。

楓樹的葉子，到了秋天紅得真鮮豔。它那細瘦清秀的葉子，在綠的時候，已夠欣賞了；現在再染上一層紅色，不消說更是分外地悅目了。

在一棵大楓樹下，站着兩個衣服很講究的孩子，一個是永敏，另一個是他的姐姐永華。

「姊姊這些紅葉多麼美麗呀！」永敏蹲在樹根邊，望着姐姐說。

「是的」姐姐永華說，「我們多採些回去，做裝飾品。」

姐姐和弟弟採了一片、兩片、三片……採滿了一袋、兩袋……還要採，想把一樹的紅葉都採了回去，把滿山的紅葉都採了回去。

一片大的紅葉，比一隻小手還大；一隻小手握了幾片紅葉，便落掉了。所以想把一樹的紅葉，滿山的紅葉都採了回去，終於是「想」了。

永敏和姐姐商量用紅葉做裝飾的方法。

永敏說道：「姐姐把它貼在家裏白牆壁上，好不好？」

「好的——還可以把它裝飾在白的窗帘上，或者剪成了各種東西，貼在白紙上。」姐姐回答。
「真有趣，用葉片剪貼成各式各樣的東西，蟲呀、鳥呀、魚呀、獸呀；還有山水人物呀！」永敏兩腳跳着，兩手拍着，高興地說。手上握着的紅葉又一片片地落在地上。

「敏，葉片落掉了，快快拾起來！」姐姐雙手捧着紅葉對永敏說。

永敏正預備拾紅葉，從山的東面恰巧來了兩個砍柴的，手上各提着一柄斧，背上各背着一捆柴。一壁走，一壁唱山歌。

大家相遇，完全陌生；停了一會，已是很熟識，好像是多年的好朋友了。



。玩玩去回業紅些採不麼什爲們你

這兩個砍柴的，一個是姐姐，一個是弟弟。姐姐叫做蓮子，弟弟叫做順兒。

「你們爲什麼不採些紅葉回去玩玩？」永華問兩個砍柴的。

「我們整天砍柴還來不及，哪裏有這閒功夫呢？」蓮子回答，說時，把柴捆向背上聳了一下。

「你們可覺得這紅葉美麗嗎？」永敏帶着驚異的神態問。

「自己的肚子吃飽了，就覺得紅葉美麗；肚子餓了好久，就不覺得它美麗了。」順兒一面說着，一面把柴捆放下來。

「咦，這是什麼道理？」永敏疑問，神態越發驚異了。

「你們把紅葉採去幹什麼？」——是否當柴燒？」順兒也發表他的疑問。

「嘻嘻，哈哈！嘻嘻，哈哈……」永敏和永華都情不自禁地笑了。

「不當柴燒，採去幹什麼呢？」順兒聽了他和她的笑聲，很失望地問。

「因爲它很美麗，所以我們採它做裝飾品。」永敏和永華很爽快地回答，希望順兒能夠澈底了解。

「那末，現在你們的肚子一定是飽飽的。」蓮子插嘴，說了這一句，眼角上有些濕潤。

「現在已是十點鐘了。早餐還沒吃嗎？」——你們曾否吃過牛乳，雞蛋和麵包？」永敏問。

「什麼什麼，天天早晨吃牛乳，雞蛋和麵包？」順兒驚異地問。

「牛乳，雞蛋，麵包都很滋補身體，不吃了，身體怎能強健呢？」永華說。

「每天早晨，我們只吃兩個麥餅，到晚上回去再吃幾個。」蓮子放下柴捆說，她的腦子裏突然充滿着吃牛乳，雞蛋等的想像。

「咕嚕嚕！咕嚕嚕！」順兒的肚子裏在響，——在奏着飢餓的進行曲。

「咦，怎麼你的肚子裏會發聲音？」永敏跳着問，手指着順兒的肚子。

「這有什麼希罕呢？」蓮子淡淡地說，長久不吃東西，肚子裏就響了……

「這時候，吃下東西去，又香又甜，即使是麥餅子！」順兒這麼說，口角邊掛下唾涎。

「你快些回去，請你們的爹媽，多買些牛乳和雞蛋！」永敏善意地說。

「敏，你只知貪吃，昨天張醫師的話，你又忘記了嗎？」——又要吃苦藥了！」永華警告永敏。

「咕嚕嚕！咕嚕嚕！」順兒和蓮子的肚子裏都發出響聲——飢餓曲的合奏。

「順兒，我們快些去砍柴吧，砍少了，連麥餅子也快沒有吃了！」蓮子說着，背起柴捆，向山的西面走了。

順兒也背起了柴捆，跟着姐姐走。腦子裏比來的時候多了些牛乳和雞蛋都很滋補身體的話。

永敏看順兒等走了，問姐姐永華道：「姐姐，他們爲什麼不天天吃些牛乳和雞蛋呢？——肚子餓了，不是怪難受的嗎？」

永華在拾紅葉，正在打算回去裝飾的方法，沒有聽到永敏的話。

「姐姐，早些回去吧，快到吃飯時刻了。」永敏拉着姐姐下山。

天氣特別的好，深藍色的天，一直高上去，高到不能再高了。太陽光照在紅葉上，顯出一種不可思議的顏色。

慈母手中線

「慈母手中線，遊子身上衣。」

「咦！今年的天氣怎麼冷得這樣早？……希明的母親坐在窗前，正替希明縫衣，自言自語着。已經是深秋了，窗外的楓葉由綠色變為淡紅色，經了霜轉成血紅色。在一陣陣的西北風裏，一片片紅葉便離別了樹枝；飄，飄，飄，飄到地上。許多落葉在地上被風吹着，發出一種怪寂寞而淒涼的聲音——「沙沙沙！」

希明是個獨養兒子，母親當然特別疼愛他。天氣冷了，母親最關心的一件事，就是早些把棉衣縫好，免得孩兒凍壞了身體。

一針，一針，希明的母親用心地縫。縫好了衣袖，再縫領。生怕縫的線不牢，把線縫得特別地密。

「明兒今晚放學回來，看見新衣一定喜歡得很！」希明的母親把快做成的衣服細細地看了一眼，臉上露出一個微笑，心裏也似乎滋潤了一下。

一陣銳利的西北風吹來，夾着幾片落葉的沙沙聲，突然使希明的母親，呆呆地想起了自己幼小時的事情。

這已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，希明的母親還是個女孩子。那時候女人不大題名字的，希明的母親是第三個，最小的一個，所以稱做三女女。

一年的秋季，母親替三女女做棉衣。母親戴着老光眼鏡，一針一針地縫。辛辛苦苦縫了幾天，縫好了，母親以為三女女一定很高興。哪知三女女嫌長厭短，堅不肯穿；母親勸她，她仍舊不肯，卻把新棉衣扔在地上，大哭大叫。母親很傷心的說了這幾句話：

「三女女，我的乖乖，快快起來穿吧！媽媽年紀老了，將來你再要媽媽縫衣，也不能夠了！」

三女女依舊不肯，哭個不住。母親也哭了。

希明的母親正想到這裏，聽得鐘聲連敲四下，猛然想起明兒快放學回家，連忙一針一針地縫。



。去過想回面一，服衣縫面一

縫了幾針，深深地責備自己那時候不該違拗，使母親傷心。

「唉！媽媽已去世十幾年了！現在再到哪兒去看媽媽呢？現在哪裏還有媽媽替我縫衣呢？」希明的母親自言自語，不覺眼淚撲簌簌地落下來。

希明的母親看看時鐘已快四點半，便加緊把希明的衣服縫好。

「呀！」的一聲，希明背着書包，推進門來了。

「乖乖，今天刮了風，身上冷嗎？」趕快來把新棉衣穿穿看。」母親很關心地向希明說。

「媽媽，你做的衣服，太厚了，不是嫌長就是嫌短……」希明走到媽媽身前，看了新的棉衣，漲紅着臉說。

「好乖乖，媽媽爲你縫了幾天，已經辛苦得很。將來媽媽年老了，或者死了，你到哪裏去請母親縫衣……」母親傷心地說着，眼淚落在希明的新衣上。

希明看了媽媽落淚，自己的眼睛裏也落下如珠的眼淚；就伏在媽媽的膝上，嗚嗚咽咽地哭了。一陣陣的西北風，從窗外吹進來，還夾着一二片落葉。

雪戰

「立正！」

「向右看齊！」

「向前看！」

「報數！」

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……」

「稍息！」

羅平手執着竹做的指揮刀，雄赳赳地在土山下的樹林裏，指揮着他的同伴小朋友。

這土山雖不很高大，形勢卻很好。前面是一片平地，後面是高高低低的波浪地，左面是一片樹林，右面是一道土牆。站在土山頂上，可以很清楚地看見遠近人家的屋頂和院落。

平日，羅平常和他的同伴在小土山上玩耍，最常玩的便是打仗。羅平因為氣力大，而且計謀多，常被推為總指揮，或者總司令。

他們在打仗的時候，常分成兩隊：一隊守土山，一隊進攻。守土山的，在山上用碎磚建築了一個小城垛的樣子，城上插一面布的旗。開仗的時候，進攻的一方面如果把旗奪取，就算勝利；可是進攻方面總司令的指揮刀被對方奪去了，也就算失敗。

自從冬季以來，羅平和他的同伴差不多天天在土山上打仗。和羅平處敵對地位的是牛達，年紀十二歲，和羅平相仿，身體也很強；不過性情暴躁，缺少計謀，大家稱他為牛皋。他們兩人各領一隊，大約各有七八個人。每天開戰，互有勝負。不過休戰後，依舊和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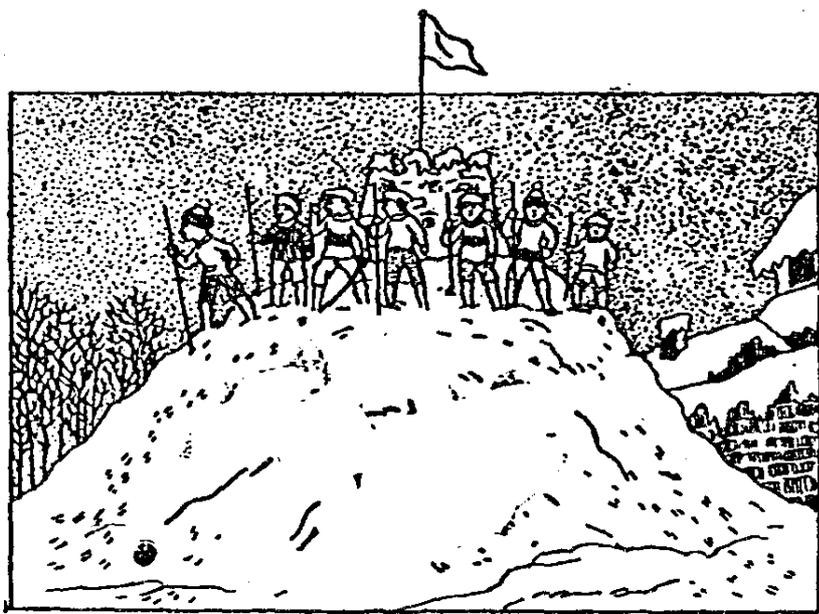
忽然刮了一夜的西北風，滿天布滿着灰白色的雲，大家知道要下雪了。早晨起來，果然銀白色的雪蓋滿了各處，厚厚的約有二三寸，天卻依舊灰暗，似乎仍要下雪的樣子。

到了下午，鵝毛般的雪，在滿空飛舞。放學的當兒，羅平和牛達就互相通知，準備雪戰。雙方各用「哀送美敦書」通知。兩方的小軍人摩拳擦掌，預備決一雌雄。

這次，約定牛達方面把守土山，羅平方面進攻。牛達和羅平預先通知部下，準備一切。牛達部下最厲害的是王昌、張明；羅平部下最厲害的是陳方、周興。他們得了命令，整一整衣服，挺挺胸部，招呼他們一隊的人。

放學後，各人回家放去了書包，隨即到土山邊占好了陣地。牛達在土山上，吩咐部下，把守着土山的幾條路。最要緊的是山的正面，因為奪旗最容易，由他自己把守；山後的一條路歸王昌把守；山的左面由張明把守；右面沒有路，無須守得；其餘的兵士居中接應。

羅平在樹林裏集中部隊，報數，稍息了以後，對部下說道：「我們這番進攻，一定要改變方針。我料定牛達一定把守前後左三面，而放棄右面，因為右面沒有路；我們要得勝，一定要……」



牛達和他同伴把守土山

「總司令的計策，我知道了！」陳方乘羅平還沒有講完，連忙插嘴說。

羅平和陳方隨即祕密地說了幾句。大家都莫名其妙。

這時候，雪片好像柳絮般飄舞，土山早已裝成一座銀山。羅平率着軍隊踏雪前進，腳踏在雪的上，現出很深的印子；各個隊員挺着胸，握着雪球，跟着羅平向土山進行，大家嘴裏還唱着軍歌。

守土山的牛達看見羅平率隊進攻，立即下令嚴密防禦，唯一的武器是雪球！

「衝鋒！」羅平到了山腳下，發下這個號令；全隊的人隨即勇猛地從山的左面衝上去！

「殺！殺！殺！」一片呼喊聲，籠照着土山。雙方在土山邊一進一退的堅持着。

牛達眼見羅平方面統向左面一條路來攻，便集中全方向左面對付。

雪球如手溜彈般地拋擲，羅平方面仰攻，當然比較費力，而且滿山掩蓋着雪，更是滑得難走。大家跌了一交又爬起來，衝上去；再跌了一交，又爬起來衝上去；連跌帶爬，快跑到山頂。

羅平揮着指揮刀，助猛地喊着：「殺！殺！殺！」全隊的人也各揮動着雙手，嘴裏「瑟瑟瑟瑟」地喊着。

正打得劇烈的當兒，忽然羅平率領全隊的人向山下退去，牛達打得性起，下令追趕。

牛達做了上馬的姿勢，空手揮了一下鞭子，「得都！得都！」喊着衝下山來捉羅平，羅平卻好像打敗的樣子，向山下退去。牛達緊緊追上。

哪知一到山脚下，羅平忽然反攻，把部隊分做兩組，向牛達包圍；牛達方面留在山上的王昌、張明，見牛達被圍，也統衝下來援救。

牛達一心想奪羅平的指揮刀，用力向羅平撲去，羅平卻教周興上去應戰，和他糾纏。雙方小兵互相混戰，扭作一團；只聽得雙方用手在對方頸上揮一下，連喊：「突帖！下落！」「突帖！下落！」表示砍了對方的腦袋。



羅平巧計勝牛達

山下正混戰着，突然土山上，一個人大喊道：「我們得勝了！」「我們得勝了！」牛達大大驚異，連忙轉身抬頭一看，原來羅平方面的陳方已經把山上的旗揮動着。

牛達大叫一聲，翻身向山上衝上去，那知陳方塞了旗從山的另一條路下山，跑到林子裏去了。牛達方面的旗被奪去，完全失敗。戰事告一結束。

雙方的部隊一齊到樹林子裏開聯歡會，牛達問起陳方怎樣奪取旗的事。

羅平說道：「我們進攻前，知道你們不守右面，因為沒有路；我卻預先派陳方從右面爬上去；同時我自己用大隊攻左面，使你們不注意後方。到陳方快到山頂時，我就故意敗退，引你們下山，使陳方可以下手。你們到了山脚下，我們卻反攻，包圍你們。這時候，王昌、張明等必然一齊下山援救。陳方便乘虛很容易地奪取了旗。等到你們再衝上去，已來不及，自然完全失敗了。這種方法，叫做『調虎離山』，真正打仗時候，常常用的；不過要用得得法，否則也許假敗反成真敗呢！」

大家聽了，都拍手叫好，稱羅平爲小諸葛。

羅平聽了自然高興萬分，可是他抑制了高興，對大家說道：「我們現在的打仗還是假的；就是

得勝，也都是大家的力量，決不是我一個人的功勞。我們將來長大了，應該爲國家出力，如果有什麼國家來侵略我們，我們要用全力，把他們消滅，消滅，完全消滅！最可恥的，是關起門來殺自家人！」

大家聽了，又是一陣的拍手。

天色已經有些灰黑了，各個人家的煙囪裏，冒出黑煙來，被西北風吹了，都向東南方搖曳着，拖成一個細瘦的黑條子。一陣陣的烏雅從遠遠天空飛到樹林裏來，看見樹林裏有人，齊歇在土山上；下潔白的雪上，好像印上許多墨團，異常明顯。

快到吃晚飯時候了，羅平牛達和所有的同伴朋友都冒着雪回家。隻隻的烏雅看見人去了，也飛歸樹林上的窠裏休息。

大雪依舊不住地下，土山上，土山下，林子裏，一片戰場上的足印漸漸模糊了；不多久，統被雪掩沒掉了！

勞苦功高的牛

在我幼小的時候，大致七八歲吧，有一次，我走過一個牛肉攤，那刺鼻的牛肉香味，把我吸引住了。我在攤邊足足留戀了十幾分鐘，看見買牛肉的一個個付了錢，拿了牛肉，舐舐嘴去了。最後，我因為時間不早，口袋裏又不方便，就嚥下唾液，垂頭喪氣地回家。

又有一次，也是在我幼小時，我的母親知道我愛吃牛肉，就給我六個銅子，叫我到牛肉攤上買些牛肉回來。我拿了六個銅子，挺着胸，大踏步，直向大街一個最好的牛肉攤走去。我付了錢，看那擺攤的人切牛肉。紅紅的牛肉，被亮晃晃的刀，一片片切下。這個人技術真高強，每片牛肉都切得很均勻，而且薄到無可再薄。他把牛肉遞給我，我再叫他添些；他睜着一對圓眼，對我說道：「六個銅子要多少？」——今天牛捐又加了兩塊錢！——我想我吃牛肉是難得的事，這些做小本生意的人賺錢也不容易，就不再計較，拿着牛肉紙包回家。到了家裏，滿腔高興，告訴了母親，母親很慈祥地對我說，叫我不要把牛肉拿上竈，否則爸爸便要不高興，因為爸爸一生都不吃牛肉。我順從了母親的話。我因為愛吃牛肉而又不能常吃，特別細心地咀嘴，哪知咀嘴聲，引起了爸爸的不快。爸爸帶着教訓似地對我說道：「牛替人耕田、屛水、挽車、牽磨，對於人的功勞極大；除掉聖人，我們不感謝牠已經是說不

過去，還可吃牠的肉嗎？」我聽了，慚愧得不了。

還有一次，那時候我已十歲了，恰巧祭孔夫子，大家都湊熱鬧去看殺牛。我因為家住文廟附近，放了晚學也去看。在文廟的洗硯池前，筆架山後，擠滿了人，無數的人頭在攢動搖晃。我費了不少的氣力，纔佔得一個不適合的地位。等了好久，纔有人把一匹老牛，一匹小牛牽上場，費了不少周折，把老牛殺了。哪知老牛被殺時，一匹小牛卻逃走了。牽牛的人拚命追趕，纔把牠押回，然後殺了一同祭孔夫子。（祭時還有豬和羊，稱做太牢。）這兩匹牛祭了孔夫子以後，就照例分給有關係的各方面，我家的隣居，在一個機關裏做事，好像也分得一斤二兩呢。

故事已經講過，現在我們來探討牛是否勞苦功高。我和你，你和他，對於牛都沒有什麼恩怨，對於牠的批評，當然也沒有成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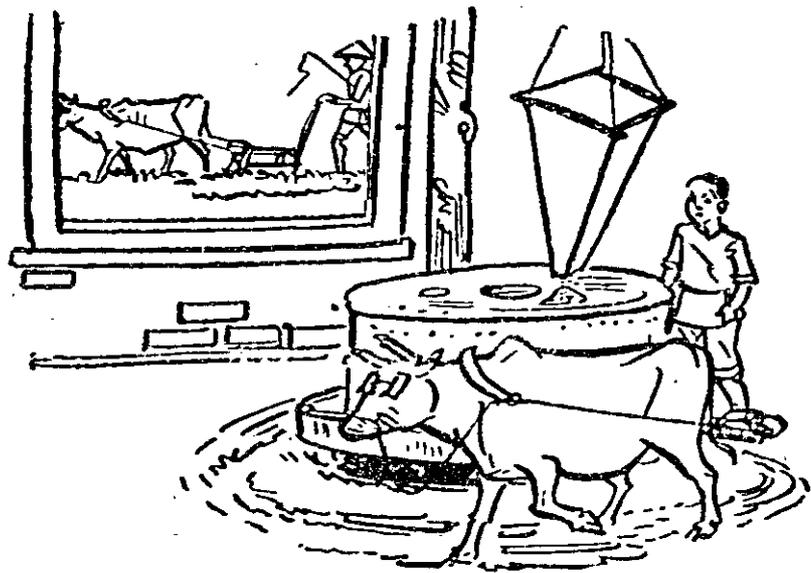
農人的耕田，雖然在最文明的國家裏用機器，有少數國家用馬，但是大多數，尤其是中國，都用牛。如果我們到鄉村去遊玩，我們可以看見一隻隻的牛在拖犁耕鬆田土，或者屛水。不論春夏秋冬，如果農人要到田上工作，勞苦的牛也得去工作。我們常常說農人勞苦，實際上農人的忠僕——牛

——比農人還苦上好幾倍。勞苦的牛幫助農人耕田屛水，農人纔有黃金色的珍珠般的麥和米收穫。如果沒有勞苦的牛，我們怎樣可以有麥和米喫呢？小朋友，你們想，牛對於人的功勞大不大？

勞苦的牛，不但耕田勞苦，牠還替人做許多勞力的事。牠愈勞苦，牠的功勞也愈大。我們有時候用牛拖車，這種車叫做牛車；有時候用牛馱東西；有時候用牛牽磨，當我們要磨麵粉，米粉，以及豆油，菜油的時候；最近人們更大量地飲牛乳，吃牛肉，滋補身體。

關於牛的故事，專指牠的功勞方面的，在我國歷史上有顯著記載的，還有這幾件：

燕兵長驅攻入齊國，齊國快要滅亡；田單用火牛陣大破燕兵，恢復齊國已失的七十多城。



牛的高功苦勞

鄭國有個商人名叫弦高，他販牛到別處去賣，恰好秦國祕密派兵來侵襲。弦高知道了，就拿十二隻牛送給秦軍，說是奉本國的命令，特地來犒勞秦軍的。秦軍以為鄭國有防備，就乘此退兵。

牛對於人們這樣勞苦，這樣有功勞，人們對於牛有什麼報酬呢？

牛不需要着衣服，也不需要乘舟車；他的生活需要只是食住兩件。牠所吃的是田野間的綠草，到了冬季纔吃些人們收藏的乾草。人們待牠好些，也不過給牠吃些米糠等食料。牠們住的，常是極簡陋的茅棚，

牛對於人們是那麼「勞苦功高」；人們對於牠是怎麼樣呢？

當然，我們毋須絕對不吃牛肉，不喝牛乳；不過牛的勞苦功高，終是一件不可磨滅的事實。



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六月初版

(32228.11)

兒童世界
秋山紅葉一冊

定價國幣壹元

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

著者 趙景源

發行人 朱經農
上海河南中路

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

發行所 各地商務印書館

版 翻 權 印 所 必 有 究

#82
498-063
4

國華年十二月拾四日啟

(4)

日
王
公
印

